



禮  
記  
恒  
解

禮  
恒

五  
共  
八  
冊

0712  
1474  
5



門七  
1474  
卷五

禮記經解卷十五 喪年定本

喪服小記

雙流別 阮輯註

吳氏澄曰儀禮喪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  
不備此篇所記喪服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其  
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其言亦是後漢本  
周末文勝之書周周衰聖王不作學者無孔孟之學以  
為古制筆之於書流傳至漢尊為禮經記者亦得之立  
說而又尋其所見聞以為此篇也中有疑誤雖文正之  
新發括髮以麻為笄髮以麻也而以布齊其髮并以終

禮記恆解卷十五 晚年定本

喪服小記

雙流劉 沅輯註

吳氏澄曰儀禮喪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所記喪服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其言亦是儀禮本周末文勝之書因周衰聖王不作學者無孔孟之學以爲古制筆之於書流傳至漢尊爲禮經記者亦據之立說而又葺其所見聞以爲此篇也中有疑誤隨文正之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



衰七雷反下竝同括古括反為于偽

反免音汶齊音咨下竝同笄古兮反  
斬衰父母之喪皆同或因父在為母喪則齊衰親始死子  
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縱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將  
小斂乃去笄縱著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  
於額上卻而繞於紒如慘頭然父母皆然免而以布謂有  
要事而出不可着衰之時若平居則齊衰惡笄以終喪  
括髮以麻者喪不冠櫛故以麻括髮惡笄榛木為笄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

人則髻冠古亂反下同髻側巴反

吉時男子則有冠女子則有笄及喪則去冠而免去笄而  
髻其義云者言特以別男女而已御案髻者髮髻卑挫  
之名吉時有髻有纒以纒為髻之梁髻高而冠亦高去纒  
則髻卑而冠亦卑故喪冠曰厭冠也親始死男子去冠則  
露笄纒至小斂訖去纒則髻露斬衰者以麻齊衰者以布  
掠髮之四垂而束之焉麻曰括髮布曰免婦人之髻亦去

纒用麻及布大約與男子同特異其名曰髻以為男女之  
別耳其不髻者初喪即不去纒矣禿者不髻以為髮可露  
故不去纒優之  
以掩其疾也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苴七余反削思略反

苴麻也其幹可以為杖為父杖則削去其外節後人以竹  
代之因竹節在外亦與苴同也為母則以桐為杖以桐節  
在內不煩削也記者即當時所用言云苴杖今之竹也其  
節皆外著削杖今之桐也其節內含故以為父母之別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鄭康成曰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為  
母孔氏穎達曰此論適孫承重之服

為父母長子句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婦人為夫與長

子稽顙其餘則否上為如字下為去聲稽音啟

為父母之長子長孫也長孫居祖父喪即父在於有弔者亦稽顙重嫡亦重賓也大夫弔士雖總必稽顙敬大夫也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敬夫亦敬夫之嫡也其餘謂夫之兄弟及眾子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喪之無主後者為之主則男以同姓婦以異姓與喪家同宗必與喪家異姓也與死者同姓之婦人不得為喪主以婦人適於他族不與己同宗異姓與夫家為異姓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下為去聲

先儒言母犯七出為父所遣者為父後者不為之服重嫡嗣也然有子不出則為父後者謂養子耳為人後者為之服或母早被出則為出母無服而但心喪無服者順於父也心喪者禮於母也若有子被出而子以為父後故視母如無豈天理人情乎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己身上有父下有子三也由父子而推之父有父子有子合之則為五矣父之父為己之祖子之子為己之孫合五代而計之己之孫視己之祖為高祖由是而上推己之高祖至己身為五己之子至曾元亦為五合之則為九矣服制以漸而上殺由三年以至總麻下殺亦然旁及兄弟以至於同高祖亦以五服遞殺而親畢矣此皆本乎天理人情之自然也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

之

陳氏澔曰四廟謂高曾祖禘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為五竝高祖之父祖為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為王者其禮制亦然趙氏岐曰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追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

尊祖禰也

禰乃禮反

孔氏穎達曰別子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為祖別與後世為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為卿大夫立此別子為始祖繼別為宗別子之世世長子恆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繼禰者為小宗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為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比大宗為小也五世者高祖至元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為宗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所以敬宗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

也為于偽反

庶子與宗子俱為適士適士得立二廟而宗子已立二廟則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更立祖廟而別祭明統於宗子也庶子不為長子服三年以有適子己之子不得繼祖與禰故也按周禮重大宗故適子適孫亦重而後世加厲長子死父亦為之服三年今不可行矣且聖人未有明文蓋春秋文勝之過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耐食

庶子之子或殤與無後庶子不自祭以己為庶子不得立祖廟也殤與無後從祖耐食正明不祭之故耐食者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孔氏穎達曰殤未成人而死者無後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禰在宗子之家庶子不得立禰廟不祭禰者仍是不立禰廟也若思慕薦新自不可廢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總結上文親親上殺下殺旁殺不同而皆所以親親尊尊則專指己身以上之親而言長長又兼庶子敬宗子而言人道之大故先王服制必詳也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妾從女君而出

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已音以為于偽反

服術有六其一日徒從徒空也本非親屬從人而服之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臣為君黨子為母黨夫為妻黨已止也屬者骨肉連續以為親雖沒猶從之服屬從謂其平日有恩誼即從服中之人非另一事也妾從而出謂姪娣從女君而入若女君犯七出則姪娣亦從而出也

禮不王不禘此大傳之文錯簡在此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為去聲

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世子不敢擬於尊故不降也大夫之子為其妻不杖期世子亦不降者家國雖異其敬父均也記曰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故世子於妻父母與妻與大夫同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

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父為士子為天子若舜禹也郊縣配天豈有尸服士服之禮凡為天子父者尊養之至安得尚儕於士即為諸侯亦必諸侯其父若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則失國之後以士禮祭猶可記者所言不可泥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為子偽反

七出之禮必其妻實有凶德而不可教誨然無子惡疾二條先儒多非之謂非聖人之言若遭父母之喪人子哀痛之不遑何暇出妻保無妻賢夫惡父母在不敢出至此而出之者乎婦人固不可使其干正而正妻必由夫綱無專罪婦人之理此節芟之可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

道也祭不為除喪也為子偽反

人子思親無已時而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不得不為之節以立中道三年至一時明禮制準天道為節也期而祭練祭也期而除喪男子除首經女子除要帶期而祭思慕因時而彌深必祭以將其思禮所當然也期而除喪天道已更人事宜有節不得不除要經以適中故曰道也祭不為除喪言期後可祭然非因除喪乃祭祭乃禮耳除喪

除要經不哭非竟不終喪禮也

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或身有事不得及時而葬三年後始葬則尸柩尚存雖練祥之月後可以祭矣而不可其時即除喪服必稍後待祭時乃除再祭皆然不忍同於不見親柩之禮也除喪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祥時除衰杖也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為子偽反

死者有妻或有子年幼大功之從父昆弟來主其喪既主其喪則必為之主練祥二祭朋友疏於大功則但虞祔而已虞葬後安神吉祭祔以死者祔於廟而祭也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刑言小節卷一五  
按喪服傳大夫為貴妾總無子猶服之士妾無子則不服  
蓋以貴賤為別然服緣恩誼而制妾之賢否不同誼亦不  
同豈以夫之貴賤與有子無子而異此禮非聖人之制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稅他活反

此下明稅服之禮稅追服之也祖父母之諸父昆弟從伯叔祖父母也御案禮祖伯叔父母小功從祖伯叔父母總從伯叔父母小功再從總從祖昆弟小功再從總此言子從父在外而生子不識此總小功之親今聞喪又在限外則父追服而已不服服本輕也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孔氏穎達曰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臣後方聞之若君未除則從為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如服本當期因在塲而死降為大小功總則必追服也

已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

近臣近侍君者曰與君近凡君所服當從服之其餘不近君者但從君而服不從君而稅若君在外而君有應服者其死君尚未知在國之臣亦當先服不俟君服而後服也

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

祭主於敬吉禮也故虞祭則杖不入于室耐祭則杖不升於堂方氏慤曰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陞卑故於堂曰升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不為于偽反

御案禮庶子為父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以與尊者為體則不得服私親也今既為君母後即為君父後矣不於君母之黨服而何服乎此有闕文當作為君母後者君母卒為君母之黨服不為君母後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殺去聲

吳氏澄曰經帶並言則以首經為經而要經為帶亦有以要經為單而絞帶為帶者若單言經則或謂首經或謂要經各隨所指此記經殺蓋兼首要二經而言謂經之殺五分首經之大而去其一以為要經也如經則專指要經朱子曰首經大一搯只是母指與第二指一圍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周重適君長子繼君故妾為之服與服女君同然妾雖賤賤於君與母非賤於子也竟服三年同於君母而無殺非

天理人情之正恐非聖人之制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鄭康成曰除先重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女子易乎首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辟婢亦反

孔氏穎達曰辟開也廟門殯宮門次謂倚廬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及受弔之事則暫開入門即位而哭葬前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其次徐氏師會曰倚廬在中門之外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以招魂銘著其人而來其神之意皆致其哀思欲死者之不一故自天子至士皆同也姓昔所賜之姓如魯姬齊姜氏則子孫別派受氏者男子以下泛言天子諸侯不在其內故云伯仲姓氏等稱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

孔氏穎達曰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齊衰受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皆兼服之者斬衰既虞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音抱

報即赴也今日猶名訃為報喪言如報喪者葬後而虞其訃始至當哭者必三月而後卒哭蓋古者葬有常期或居遠葬而後達訃者

父母之喪偕句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陳氏澔曰父母之喪偕即曾子問竝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耐不為設虞祭耐祭也蓋葬母之明日即治父葬葬父畢虞耐然後為母虞耐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為庶子服大功厭於所尊也天子諸侯於庶子無服庶子之子則為其父服三年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士有死而無主後者大夫不以尊主卑然此條亦可疑主喪必其情誼有當為之主者而以貴廢禮乎周道親親而記禮者每以貴賤分隆殺周末造之妄也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己生母亡而父命別妾養之曰慈母儀禮慈母如母齊衰三年而其父母無服者謂父及嫡母在不得及其私親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上為如字下為去聲

孔氏穎達曰夫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

士耐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士死初耐於廟則易大夫牲以祭祖蓋耐祭義主告祖故用祖之牲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

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此言不同居繼父之義也稱以繼父則必父沒隨母而往乃父之也而又曰不同居者何蓋必嘗同居而後異居繼

父卒無子己亦無他兄弟主父後故為繼父服較重下四句釋同居異居之義雖未隨母往嫁而繼父資之以財祭

其祖禰則恩重矣號為同居繼父自有子而未同居又不為祭祖禰則為不同居繼父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孔氏穎達曰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嚮南為主以答弔賓

耐葬者不筮宅

宅葬地耐附也不筮前人既筮之

士大夫不得耐於諸侯耐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耐

於諸祖姑妾耐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

穆諸侯不得耐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耐於士

亡音無

孫死耐於祖孫為士大夫而不得耐於祖之諸侯當耐祖之兄弟為士大夫者諸祖姑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妾亦耐夫祖之妾亡無也中間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會祖而耐高祖之妾耐必昭穆同列諸侯不敢耐於天子臣不僭君天子諸侯容有祖為士者不敢以卑視之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為去聲

陳氏澔曰母之君母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為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為妻禫為去聲

母尊禫除服祭名母在厭餘服故為妻杖期而不禫宗子之妻母在亦已代姑為主而主祭故不能厭而禫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上為如字下二為去聲

為慈母後者乃妾之子有長子在有嫡子在疑於庶母祖庶母無服而以己後慈母之義推之皆可也

為父母妻長子禫

禫除服而祭明餘哀不忘祭以致其繾綣也三年及期皆有之但期或有所厭惟妻者親之枝子者親之後而長尤重故父母而外為妻長子禫前人殊誤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世祭世世祭之謂有廟祭者也適子母死而父命別妾養之死服以三年但不廟祀之以其有父及適母或生母也妾母庶母若妾之子則其子孫當世祭或為大夫及諸侯尤當酌其宜而為之即慈母恩誼亦有同於母者此等禮不可執一而論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丈夫冠婦人笄皆不得為殤矣或宗子或止一子殤而為之立後則其子不得以殤目之以子為父之服服之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子於父妻於夫承重者為其祖曾臣於君不得除衰經也其餘期以下至總之旁親主人未葬不得變葛仍服麻至服限滿則除不待主人葬而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待時服服以送葬

箭筭終喪三年

箭筭箭竹為之長尺亦曰篠筭妻為夫妾為君女子在室為父皆斬衰而箭筭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陳氏澹曰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之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屨為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

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孔氏穎達曰筮日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濯視洗濯小祥之器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惟有要絰而病尚深故猶有杖屨變為繩屨將欲小祥豫著小祥之服臨此筮日筮尸視濯三事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執事者也躅者變服猶杖有司告三事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筮日筮尸二事皆有賓來有司告筮事畢孝子必更執杖以送賓視濯無賓故不言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尸不言日及濯從小祥可知大祥則並去絰杖屨故不云絰杖屨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為去聲

在父之室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庶子為母不禫妾子父在厭也不以杖即位下於適子位朝夕哭位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庶婦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衰音摧免音問

鄭康成曰君為之主臣統於君也子不敢當主避尊也惟中庭北面哭不拜雖葬必免者尊弔者而為之變也未喪服不成服既殯成服錫細布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養去聲

親屬無近親而遇疾已往養之身有期大功以下之喪服則釋其服求其生故去凶服也若疾者遂死而無後及主

喪之人則遂以養疾時服主之不還著喪服也若非己所養者而死其必有應養之人則必有為主之人己有喪服而適遇其喪則不以死者之服易己之喪服又申言養疾者易服父兄則易卑則不易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耐於女君可也

御案女君適妻也祖姑及高祖姑俱無妾可耐則遂於適妻耐之生既相依死亦相耐禮之變也妾牲當下女君一等今耐於女君故易女君牲猶士耐於大夫而易大夫牲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舅主之

鄭康成曰婦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耐於祖廟尊者宜主焉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吳氏澄曰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士而無大夫士位卑不可攝大夫惟宗子分尊則可以士而攝大夫然主喪自

以分誼親疏而別若誼親而以貴之故不攝則於恩禮不順此條亦非聖制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葬後惟君弔之則免以敬君兄弟親屬尚質故不須免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器明器也柩朝廟時陳於廟門內之東及葬則陳於壙前賓客所遺則多陳之以為榮省減納之以示慎若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省陳而盡納於壙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既葬而後聞兄弟喪先之墓以致其哀情後之家以盡其哀禮朋友遜於兄弟故不同

父不為眾子次於外

父有適長子之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則否然此次為弔賓來居於次待之與苦次異也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臣為君服斬即與君係兄弟亦然明君臣之分嚴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謂而反以報之

期服之親死在下殤降為小功其帶以澡雪白麻為之不斷去其根本垂麻向下又曲而向上以合而糾之異於正小功之澡麻斷本者也鄭康成曰報猶合也

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

鄭康成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



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不易  
牲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耐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夫為大夫時而妻卒後夫或黜退則耐於祖以見在之  
士牲不用前大夫牲若妻卒而后夫為大夫則耐以大夫  
牲方氏慤曰婦人從人故  
貴賤從夫而不在己也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為去聲

此述前文之義鄭康成曰以宗廟為重故甯奪母慈而不  
敢廢祖父之祀然猶服心喪三年子無絕母之禮也愚按  
為出母無服厭於父也父出母而子服母嫌與父抗而對  
矣故但服心喪以致哀無服以順父而豈為祭之故乎此  
記者釋禮之妄也然有子不出無所歸不出其子已為父  
後母何以出此為父後當是養子前文已詳要之夫婦為  
人倫之始夫為妻綱無輕出其妻之理有子承  
祧而母被出生不養死無服聖人制禮豈如是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  
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婦人不為喪主而亦杖者有此數端姑無厭婦之禮故姑  
在亦為夫杖桐杖非所以服男而母為子服削杖重夫之  
後以其所服我者而報之女子在室年已及笄而無  
男昆弟其同姓為攝主者不應杖則長女一人杖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  
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  
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免音問下竝同  
報音赴為去聲  
總小功服輕嫌虞卒哭可以不免故言免則未虞卒哭之  
時必免可知矣葬則必虞而不報虞有故不得即虞也皆

冠者以未虞仍如未葬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而後葬亦因有故不及期而葬者也至葬時反服其所當服以送葬如主人報虞卒哭則免否則除之視主人哀禮為節也若葬於四郊之外道遠不可無飾故皆冠及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於廟此與下節皆明免之禮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免音問

不散麻糾其垂也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異國之君弔亦然又言喪禮凡親者皆免免喪飾也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禮祭始從元端除殤之喪即元以異於成人也若除成人之喪則朝服而猶縞冠不純乎吉祭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於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經於東方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

鄭康成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孔氏穎達曰括髮於堂上殯宮堂上也不笄纓者奔喪異於初死祖堂上去衣降堂降階東而踊為踊故祖既畢掩所袒之衣帶經於東序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其異也餘皆同著免加經以後即位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出殯宮之門就於廬哭止則前此哭可知三日而五哭三袒父母喪皆然此條亦周未之禮耳非仕與學無棄父母遠出之孝子既不能侍養侍疾則奔喪之時痛心撫柩哭踊不能自己方且從容計父與母免經之分方位及經位之異其於哀也幾何先儒為儀禮所誤竟忘夫子與其易也甯戚之義矣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孔氏穎達曰適婦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夫有廢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小功庶婦之服嫡婦本宜大功也然既曰適婦卽夫廢疾或夫死無子皆非其人之咎也名分已定卽以他子傳重而適婦有二亦無妨礙乃遂不服其服此禮亦非天

理人情

附解禮者天理人情而已然非聖人德造其極則仁不熟者義亦不精自堯舜至孔孟所以爲人倫之至者爲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有以盡其變而析其精耳至重者五倫總其綱者君相聖人制禮以範斯民高者俯而就不肖者仰而幾要無非致人於中和使各得其

心理之安初非繩以所本無苦以所難至也周衰上無綱紀下少師儒蕩檢踰閑者不一而足有志之士乃兢兢於儀文然中無聖學卽外鮮通明是以研求雖切而本原未知夫子之以禮教人也皆本諸躬行心得而其平日言行實未嘗盡循周公之舊蓋禮時爲大順卽次之周公之法至春秋而已多失宜使公復作亦當從而損益以歸中和夫子旣弗逢時則第與門人講習而已使其得志固猶是周公此無可無不可君子而時中非徒求諸載籍也子路與祭懲煩文而從簡要夫子謂其知禮則聖人用禮之心

禮記小戴卷十五  
良可想見是書記前人之禮而弗覩精微故讀者或疑其  
爲夏殷之禮又或以爲釋儀禮之言不知禮者理也理有  
定而無定人情世故今昔異宜酌其至是化俗移風無定  
之事宰以一定之理而裕如不然必多窒礙唐虞三代迹  
不同而道同正以其得天理人情之公耳若喪葬之禮豈  
以爲文哉人子不幸而不能壽其親親沒而猶不盡其哀  
且誠則此心難安故聖人制禮自附身附棺以至殯葬其  
節雖繁其事則皆至性至情理之自然禮卽不得不然而  
乃拘鑿求之其誤世甯有極乎若親族諸人情誼各有厚

薄雖分位當嚴亦情誼宜酌安有一概而施之禮乎夫遺  
經可寶原非僅託空言公理難誣要必利於日用避違眾  
之嫌失聖人之意是則私心竊懼者耳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禮記恆解卷十六

晚年定本

大傳

雙流劉 沅輯註

吳氏澄謂此篇統論儀禮喪服傳之大凡故名大傳然儀禮不盡合聖人以之為經而又傳之已誤且考本文

言祭者多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

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王如字大祖之大音泰

禮古禮不為王則不得禘祭以天子世德源長故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諸侯則但及其太祖而已大夫更遜於諸侯惟有三廟若有大勳勞事為君所善君特賜以殊禮亦得祫祭上及其高祖省善也干求也據此則

禘即禘也以其合羣廟之主而祭於始祖廟曰禘以其帝祭曰禘又制始虞舜又審禘也曰禘惟天子禘祭則以禘名之諸侯以下不得名禘若四時之祭夏日禘又以帝王於夏而得名不可與大祭等也于以下于上之詞大夫本不得有禘祭以君特恩故曰于禘然止及其高祖而已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

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

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逡息俊反追王于况反亶于但反父音甫

大事伐暴救民奉天命而順人心者也既事而退紂已自焚武庚不肖微箕遠遜武王為天下諸侯所擁戴不得已而即天子位於是燔柴以告於上帝祭於社以祈奠安又於牧野之室設奠以祀先人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以襄事遂疾也言奔走勤也蓋天下諸侯擁戴之心已久故誠服如此於時即追王三代以明功德之所由隆且以見伐

暴救民先人之本意不以卑臨尊言追王者天地神人之意非己子孫之卑敢封其先人之尊也 御案大王王季文王理宜追王惟當柴於上帝祈於社之時遂率諸侯行之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命而諸侯共承之非子孫之所敢為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

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禰本作祢年禮反繆同穆

承上意而推廣言之治安也祖禰主敬故曰尊尊子孫主恩故曰親親旁治昆弟推己所尊親以及之其尊親該一切禮儀在內合族三句總承而言之竭盡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日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

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

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與去聲紕匹

且先言未遑餘事且以為先民不與非藉民而成之事治親即上文三事報功報有功勞者賢下位有德之士能有才藝存愛凡事存仁愛之意一得皆得也贍足之至且多也紕繆錯亂人道指五者然此節於義欠全聖人治天下修身道立以仁義為本一切制度隨時處中可大可久五者悉該其中夫子言武王未及下車云云下車云云所謂且先者如彼而此云五者特賞功愛民之一節名曰人道是漢儒所見耳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  
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  
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量去聲長上聲

鄭康成曰權稱錘度量丈尺量斗斛文章禮法服色車馬徽號旌旗之名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衣服吉凶之制徽或作禕親親四者人道之常黃氏震曰此借制度之可變以形人道之不可變變易其舊革則除去之也此節義亦不全五倫大義及養教大綱不可變者也其制度文為酌古準今或變或否必十分中正宜民善俗不止如此文所云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  
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  
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

慎乎

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其大宗小宗以明敬合族屬以明恩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以名而別若母及叔母妻等尊卑親疏誼別而名亦別際會婚姻際會之禮著明也男女有別非母婦之倫無由相見其夫屬乎己之父行其妻皆母

行其夫屬於己之子行其妻皆婦行也謂弟妻為婦則將降其弟為子道將嫂亦可為母而以兄屬父道乎甚言其不可也名不正則尊卑亂而倫紀黷故曰大者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免音

問殺色界反

四世共高祖服總麻服盡於此故曰窮五世共高祖之父祖免雖同姓而誼減殺矣六世共承高祖之祖者泣祖免亦無以親屬至此而竭不過厚其遠宗正欲其篤於五服也然亦必變吉以為禮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單音丹食

嗣音

五世以後可以各自為氏族謂之庶姓戚親也單盡也繫之以姓則正姓也如姬為魯正姓而孟仲季為庶姓庶姓即氏也弗別不別之為異姓綴食即合族以食之禮記者設為問答言五世以後庶姓別於上而親盡於下昏姻其可以通乎然繫之以正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故周道雖百世不通昏姻為禮之正也

服術有六一日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

六曰從服

親親以恩誼言尊尊以分位言名衰經笄杖等名出入若女在室與嫁來嫁等長幼昆弟旁治之服從服見下文然此文義亦拙服以五而該當服者以恩義而該何必強別其名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陳氏澔曰屬親屬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黨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之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徒從也公子之妻為父母期而公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又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為君所厭不得為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為夫昆弟無服而服娣姒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為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母為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為輕此從重而輕也公此從輕而重也愚按此六者較通然君父母及夫為大此與義兼權不可一概而論如叔嫂無服而韓文公為嫂服人亦不以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

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仁義一也本仁而施之有序則為義服制者聖人本仁而以義斷之者也施之各得其宜曰義仁以親親為大由親逆而推之等而上以至於祖其恩較父為輕由祖順而推之等而下以至於父其恩較祖益重恩愈遠則服不得不遞殺此五服之所由制也一輕一重皆天理人情之宜而不得不然者故曰其義然也此言服制本於仁義甚是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位列也君有族食燕飲合會族人之道族人不敢以己親戚與君齒列君於族人主乎愛失愛則疎族人於君主乎敬失敬則褻君明親親之恩族盡尊尊之義各自盡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庶子不祭以宗子或適子主之也不得為長子三年謂庶子之長子死庶子不為之服三年以己不得繼祖則長子

亦不得繼祖也然父為長子三年於義欠安蓋  
周未之禮必非聖人所制前人因左傳而誤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

別子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曰別子或異姓始來在此國  
亦曰別子後世以為祖也其世繼別子者則為大宗族人  
所共宗也繼禰者父之適兄弟尊之為小宗然  
此亦周重宗法士以下無廟故然今不可行矣

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

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之所自出四字衍文

鄭康成曰遷變易也按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為大宗故  
百世不遷眾子各繼其高祖親盡則遷為小宗大宗始祖  
之正體百世不遷不忘祖也惟尊祖故敬宗敬  
宗者以宗子是祖之適遵所自來故敬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  
者公子是也

孔氏穎達曰前言卿大夫自有大宗小宗相繼屬此明諸  
侯之子身是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  
人率領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  
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  
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唯  
一無他公子為宗是無宗亦無他公子來宗己是亦莫之  
宗也公子是也言此三事  
他人所無唯公子有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  
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陳氏澹曰此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公子之適兄弟  
為君者為其庶兄弟之為士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大

禮記卷之六十一  
夫者為宗使此庶子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

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

移古與施通用

孔氏穎達曰在旁而及曰移方氏慤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其親盡若相絕然或平日相親而死為之服為移服然既曰絕族矣又為之服則將紊親疏厚薄之序故無移服者禮不得不然其人自有親者相屬自必為之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

斯此之謂也

百姓百官刑猶成也斁厭也此總結上文言人道以親親為本親親故推己之親於親以次相親而及於祖故尊祖宗乃祖之正適尊祖故敬宗有宗則可以收合族人而致其恩禮族無離散則昭穆序而情誼孚故宗廟嚴社稷所以保國家而久享其先人宗廟嚴故重社稷百姓輔治以安社稷故重此則愛彼百姓分理庶民感上恩而慎厥職故刑罰中刑罰者生民之命中故庶民安財用生於庶民百志成於財用足且成矣上制為禮下習為俗相親相敬而得其和樂詩言文王之德顯於天下承其先人無厭斁之者以其仁義交盡即由此親親之意而推也

附解此篇論服與祭而首言大禘下推論之其意重夫宗禮蓋因周制而云然耳然尊祖敬宗固屬倫道之大而武周當日為此實有不得已者考古何弗思焉蓋天下不能以

一人治也則必眾建諸侯諸侯未必皆象賢也而何乃令其世及周自太王王季至於文王積數世之深仁培植厚矣而文王享國尤永於時中林野人皆可以爲干城腹心侍御僕從罔非忠良故詩頌以壽考作人而咏思其濟濟會朝清明以後天下大定封建諸侯其人蓋皆賢聖之流聖人以爲有德者必能正其家以及其子孫故特使之世守然大綱統於天子而舊典祇承先人觀尙書命誥所以戒諭之者至焉宗嫡之重也爲其世及故也卿大夫以下彷彿此而推亦緣民皆有田土皆學道貴賤長幼之義天下

知之已久故以祿養賢以賢世爵無爵則無廟無廟則不得不聽命於宗子而宗子以禮統族人尤必先以德倡族人然後卑者安分尊者克家交相助而善俗以成非養教之法不周而能強人以率由也傳世久而生齒繁則驕淫起於世族貧寡患其不均春秋戰國侵奪多而宗族首先凌犯有必然之勢焉聖人不能必後世之皆賢則救弊扶衰原以待乎後起帝摯暴而放勳仁孟皮廢而尼山作彼蒼鍾靈未必專在宗子妾庶雖賤豈不可爲聖賢故宗子之禮惟主祭者皆賢聖不敢恃尊凌卑不敢以賢自負德

禮記卷之十一  
望足以服人恩義無弗周洽是以人咸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卽斯義也不然其  
有不長亂者哉若區區於大宗小宗過別低昂甚至子不  
得祀其父孫不得承其祖於理奚當夫庶固不可以干嫡  
而嫡又安可以虐庶聖人明倫立教於長幼曰有序不謂  
友弟後於恭兄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翩反角弓戒其胥遠  
恩明誼美交致其歡所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者也孔孟教人孝弟其言綦詳而宗庶之義從  
略諒非無故此記所言沿周家之制而失之拘鑿義多未

安夫服制由親誼而推今云貴者當服降服嫡庶皆祖父  
之遺而必使不得承先揆諸人情其謬已甚故宗子之法  
秦漢而下竟不可行而儒者猶斤斤講求如時當春夏汲  
汲謀禦寒之物非不可通實則不切於時用矣期之喪達  
乎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惟君父至尊故有降服卿大  
夫以下豈可以貴而廢親親之禮乎故愚於此篇所言多  
爲辨正非故反前人誠慮食古而不化者揚其波而益增  
惑耳

為其耳其始又簡人焉厥其古而不以善其其然而益其  
夫以不豈何以貴而親其之斷乎姑思其地其言  
乎其冠三五之與數乎天子其皆父至其效其則其大  
其其樂寒之也其不可而實其不以其用其其之與數  
其其而不其不可其而論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之數而必其不可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安夫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禮記恆解卷十七

晚年定本

少儀

雙流劉

沅輯註

此篇記少時習學之禮儀而長則行之者也其文不全

故朱子以為小學之支流餘裔中有疑誤隨文正之

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

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見賢遍反適音敵願

見如字

聞記者謙言聞之他人也辭致辭某客名也固願願之專  
也將命傳命之人不得階主無階進之主者蓋不敢言聞  
名於君子而云聞名於將命且謙言不得階主以致謙於  
將命者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辭稍遜而亦曰願見之誠

若罕相見之人雖敵體亦曰聞名不敢驟也若欲亟見則曰願朝夕親教瞽無目故不稱見但曰願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聽事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適之也比所謂比於下執事言與其下共給事也童子未成人則曰聽事於執事益謙也公卿有司徒以掌喪故云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

曰贈從者從去聲

鄭康成曰適他行朝會也君無所乏特以資有司車馬芻秣之用贈從者亦不敢斥言贈君也

臣致禭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禭親者兄弟不以

禭進禭音遂賈音嫁

一以衣送死者曰禭廢衣謙言不堪用臣不敢云與君故云致於賈人賈人識衣物之貴賤者也送敵者則直曰禭以禭親者明以親誼故禭之兄弟至親當視其所乏而為之不尚虛文云以禭進也

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

陳氏澔曰甸田也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故云納甸

賄馬入廟門賄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賄音附

穀梁傳歸死者曰賄歸生者曰賄入廟門以其為死者不入廟門以其為生者幣謂財貨大白兵車之旗為送喪之從車

賄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陳氏澔曰來賄者既致主人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立者之物與以物授立者皆不跪禮惟其稱也直情徑行者或有跪然非禮也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排闥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

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說本作脫

此言擯者之禮辭辭讓始入主人讓客先登客辭擯者曰辭矣止其讓即席主人讓客先即席客又辭擯者亦止之皆代主人致其恭也排闥開戶亦擯者事客雖多惟尊長一人脫屨於戶外若先有尊長在則後至者不得脫屨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孔氏穎達曰品味殺饌亟數也方氏慤曰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貶其癖故曰子亟食

於某乎道藝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度入聲訾音咨

不疑誠厚也在躬謂一身衣冠言動凡在躬者少年以誠厚為主械弓矢兵刃之器非年少所需不揣度之大家富貴人家對少年言故曰大不奢願及此重器朝廟所需不得妄訾議之皆所以安子弟之分也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拊拊席不以鬣執箕鷹搗

汜音泛埽去聲拊音糞鬣

音獵搗音葉

陳氏澠曰汜埽廣埽也拊除穢也鬣帚也席上不可用帚膺胸也搗箕舌也執箕而拊則以箕舌向胸前不可持向者尊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與平聲



貳問再三瀆也若問卜筮先自審其為公義為私志義則可問志則否蓋神至公正戒其妄瀆也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

請所之喪俟事不殖弔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

不嬰也寢則坐而將命見去聲見則之見如字植本亦作特

陳氏澁曰踰等祖與父之行問年嫌若序齒也燕私見尊

長不使擯者傳命遜賓主之禮也遇於道路尊長已見己

則面之若不見則隱遜不欲煩動之也不敢問其所之鄭

康成曰恐尊長所之或卑褻也尊長有喪待其有事朝夕

哭時而往不非時特弔侍坐弗使之執琴瑟不得擅執不

無故畫地手不整衣冠以為容嬰扇也雖熱不得揮扇若

尊長寢時而見則必跪而

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

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

擢馬射食夜反勝時證反

孔氏穎達曰凡射必計耦設楅而倚箭於楅身上上耦次

耦下耦各進取一各得四箭而升堂插三於要手執一隻

若卑者侍射則但一時併取四矢投投壺也賓主各四矢

委於身前坐一取之若卑者侍射則不敢置於地手併

抱投之擁抱以待及投壺竟司射命酌勝者當應曰諾勝

者弟子酌酒南面以置豐上不勝者下堂揖讓升堂北面

就豐上取爵飲之當跪曰敬養若卑者得勝則不敢直酌當洗

者東亦北面而跪曰敬養若卑者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

爵而請行觴客若不行則主人亦洗以請所以優賓也行

罰用角卽兕觥也飲尊者及客則不敢用兕觥投壺立算

為馬每一勝輒立一馬至二馬而成勝若卑

者雖得二馬亦不敢徹尊者之馬以成己勝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臂以散

綏升執轡然後步乘去聲拖徒可反臂音覓

禮記卷之十七少儀

執執轡而守空車也君未入車故坐帶劍之法在左以便  
右抽之今君未入車僕者故帶劍於右而以左手負正緩  
從左肩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而擲於車前覆芘之上及  
君將升僕者執散緩而升執轡以防馬逸然後行車五步  
而立待君出則授君良緩而升車此為  
僕之通法覆芘車前闌也亦名曰式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罷朱子讀如字

方氏慤曰跋扈則來厭數則去人之情也請見不請退嫌  
有厭數之心朝廷人之所趨故於其還曰退燕遊不可以  
久故於其還曰歸歸有所止也師役勞  
苦為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而罷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

退可也還音旋莫音暮

侍坐者不敢告勞若君子有倦意則不敢重煩君子而請  
退也孔氏穎達曰志倦則欠體疲則伸運動也澤玩弄而

生光澤還轉也尊者脫屣於戶  
內是屣恆在側故得自旋轉之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為人從事者亦

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量為遠皆去聲

量先度其道合志從及己勝任否也或乞假於人及任人  
之事亦必量其可而後行無怨遠罪以其未先輕許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不窺覘隱密之處不泛為狎褻之行不敢妄稱道舊  
故之是非不為嬉戲之色皆所以養其正大莊嚴也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而無驕

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調音諂相去聲更平聲

訕私道君之惡亡道不合而去國疾憎惡君也頌稱揚其  
美調阿意曲從君政怠惰則振起而助成之廢壞則埽蕩

而更新之是謂社稷之臣役使也

母拔來母報往母瀆神母循枉母測未至士依於德游於藝

工依於法游於說母訾衣服成器母身質言語拔蒲未反報讀作赴

拔赴皆急疾之義來往以周旋動靜而言戒其急疾不安重非禮而求神曰瀆不誠敬亦瀆也循枉習舊邪而不改未至之事以私心測度之則偽妄德者天理凡事不可違藝禮樂射御書數也法前人成法說良工眾論可折衷是非者訾毀其不善也人之言語未必皆當母以身質其是非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

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美如字濟上聲匪讀為駢

穆穆和而敬皇皇正而大也濟濟翔翔協恭而安舒齊齊皇皇嚴肅而思慕匪匪翼翼安重而舒徐方氏慤曰肅肅

唱者之整雍雍應者之和鄭康成曰周禮教國子六儀此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

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

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

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長上聲樂音岳

國君之子亦人子也當從父為敬故長則曰能從君治社稷之事幼則曰能御太幼則曰未能御六藝之一輔氏廣曰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古樂正之職主於正國子而教之謙言能從樂人之事謂習其事也能正未能正猶言能受教與否也鄭康成曰士祿薄子以農事為業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記者各記所聞耳

執玉執龜策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策筭音

鄭康成曰於重器於近尊於迫狹無容也步張足曰趨不式兵車不以容禮下人也軍中之拜肅拜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

不手拜

肅拜但俯下手如今婦人拜所謂時揖也手拜屈膝跪手至地而首亦至手特不至地所謂空首鄭康成曰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尸為祖姑之尸士虞禮曰男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

葛經而麻帶

御案此承上文言不特拜不同即既虞卒哭婦人葛經而麻帶亦與男子之麻經而葛帶不同

取俎進俎不坐

孔氏穎達曰取俎就俎上取肉進俎進肉於俎俎有足立而進取便故不坐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陳氏淳曰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最親切雖無人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便是主一無適之意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跣悉典反

鄭康成曰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為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將燕降說屨乃升堂

未嘗不食新

嘗薦新物於寢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

旋還音

孔氏穎達曰僕御之禮必授人綏故君子升及下僕者皆授綏也僕者始乘君子未至則式以待君子升君子下行僕後下更還車而立以待君子之去

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

夫三乘

上乘如字下竝去聲

貳車佐車皆副車也對舉則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其數與周禮異者御案諸侯貳車雖有三等舉中而上下可知也

有貳車者之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賈音

鄭康成曰服車所乘車也不齒不齒次其年歲不賈不評其價所值多少皆所以廣敬也方氏慤曰有貳車者以位言君子以德言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

曰乘壺酒束脩一犬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其禽加於一雙

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乘去聲

乘壺四壺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陳其重者執其輕者雖未全執亦必以全數言而達之鼎肉牲體已解可升於鼎者加猶多也所餘多於一雙則委陳於門外

犬則執縹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紉馬

則執鞞皆右之臣皆左之

鞞息列反鞞音的

犬食犬也縹紉鞞皆所以繫制之者守犬守戶田犬以獵故授擯者問名若韓盧宋鵠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其便臣謂囚俘曲禮獻民虜者操右袂

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

則袒纛奉冑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鞞執拊劍則啟櫝蓋

襲之加夫褱與劍焉

說本又作脫袒音但纛音羔奉上聲鞞音獨拊音撫夫音扶褱音饒

甲鎧也有以前之有他擊幣纛鎧衣冑兜鍪也有他物與鎧同獻則執他輕者以將命無他物則開甲出纛而執冑以將命器則執蓋陳底執蓋輕便也鞞弓衣拊弓把也左手屈弓衣竝於把而執之以其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右手執簫左手承拊是也櫝劍函襲者啟櫝出劍以蓋仰置於下加函底於上重合之也御案劍室以木為之謂

一之鞞若無木室而但以縹綿緇之則謂之夫褱藏必以篋

進人亦必以篋往篋中先加夫褱置劍褱上則劍不動乃加蓋至獻時則啟蓋反襲於下而見劍在夫褱上左劍之首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笏籥其執

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

刃苴子余反茵音因穎京穎反刺音次辟音僻

脩脯也苞苴者苴藉而苞致之書笏脩三物皆然茵褥也穎警枕戈有刃者櫝而裏之笏著也籥如笛而三孔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捧下陰陽之義穎刀環削曲刀拊刀把辟偏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卒子忽反

鄭康成曰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也陽主生右陰也陰主殺方氏慤曰軍以謀為主而好生卒以戰為事而敢

死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賓客非不敬也以儀容恭肅為主祭祀非不恭也以心思誠敬為主詡辭氣明盛貌軍旅危事故常思險而慎隱情彼此未顯之情在己慎度其可否在人慮以下人虞度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己毋放飯毋流歎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飯上聲亟音棘數音朔噍音醮孔氏穎達曰先君子之飯若嘗食然君子食罷而後己若勸食然小飯小口而飯亟疾速而咽數噍數噍之無得弄口以爲容食訖客欲自徹其俎主人辭其徹俎客則止而不徹御案燕侍食主人客之而用燕禮客自卑而以

侍食之禮自居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鄉飲酒禮賓坐南向東爲左西爲右主人酬賓之爵居東客酢主人之爵居西介賓之副酢客酌還答主人之爵僎主人之副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祭膾

羞進也擘淫魚從後起則脇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腴腹下肥處鰭在脊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便於食也祭膾者剖魚腹下大臠以祭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若祭祀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此謂方調齊之時凡齊謂以鹽梅齊和之法居羹食於左以右手執鹽梅調和之於事便也若陳列則羹居右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陳氏浩曰相禮者為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君辭命於人則由君之右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

乃飲軌媿美反周禮作軌范音犯周禮作軌

鄭康成曰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也軌轡頭范軌前也孔氏穎達曰將欲祭載酌酒與尸僕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祭畢乃自飲所以祭者欲神助已不傾危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君子不食困腴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凡洗必盥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凡羞有滫

者不以齊為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祭耳與

黍同音患盥音管提丁禮反滫音泣為去聲薤戶戒反喙許穢反

孔氏穎達曰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俎橫在人前不得祭兩俎間故祭於俎內近人處困犬豕之屬腴腸也趨徐趨小子給使令宜驅走不得趨翔為容舉爵時先以坐祭祭竟而立飲之洗洗爵盥洗手提猶絕也心中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滫羹汁也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薄主人味也本根也本不淨未萎乾故絕去之首頭也喙口也膳羞有牲頭者則進口以嚮尊者尊者若祭先取牲耳祭之

尊者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壺者面其鼻飲酒者禡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尊者設尊者也朱子曰鄉飲酒之法元酒在西方設尊時即預度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元酒也孔穎達曰尊與壺



元言也角卷一  
悉有鼻鼻宜向尊者故面其鼻飲酒者則下文禴者醮者是也禴沐而飲酒醮冠而飲酒者折俎折骨體於俎也折俎所以為尊者禴醮小事而有折俎之盛禮故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羞殺羞也殺羞本為酒設若爵未行而先嘗羞是貪食也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麋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

柔之

麋音眉軒音獻麋俱倫反辟音壁

鄭康成曰聶之言聶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其作之狀以醢與葷菜淹之柔和也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燔音煩

孔氏穎達曰此明祭俎之儀就俎取所祭肺升席坐祭祭訖反所祭之物於俎均不坐唯祭時坐耳然不坐者是賓

容若為尸尸尊則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為罔

陳氏澔曰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為獻主者執燭抱燹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道音

導燹側角反

孔氏穎達曰日已闇而坐中未有燭有人後至則主人以在坐者告之使後來人知之瞽無目亦道之如無燭時愚按凡飲後至闇則主人執燭抱未燃之炬亦示畱客之意客不敢當故起而辭主人然後以燭授執燭之人凡飲酒有讓有辭有歌今既至執燭之時則免三事以嫌於長夜之飲故也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呬而對

辟匹亦反呬音二

陳氏澹曰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長者若尊長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呬口旁也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耐練曰告凡膳

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於阼階之南面再拜稽首送

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

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牲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為去聲使去聲大音泰少

去聲植特同

鄭康成曰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耐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展省具也

一折斷分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孔氏穎達曰周貴肩故用左肩九箇者取肩自上斷折至蹠為九段以獻之臂臠謂

也肩脚

國家靡敝則車不彫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

屨馬不常秣

靡平聲幾音祇組音祖滕音秣秣音末

靡敝或兵荒民困之時雕幾雕畫漆飾以為沂鄂組滕用組為飾及緘約之刻刻木鏤鏤金絲屨絢纒繩之屬以絲飾之秣以穀食馬也

附解人性無不善而習染移人則愚者益愚賢者亦將不肖

故幼儀之法古人重之然其本原尤有不可不知者祖宗

父母以德修身以善貽後則人心之良固已通於造化矣

而又有胎教諭教家範師範端其儀型善其養教然後子弟涵濡變化日遷善而不知若言行動靜之法固不可以一端拘也人生七歲以下曰孩提十二歲以下曰孺子十五上下曰童子二十而後成人二十年之間所見所聞成於家庭者多成於外人者寡非聖人身修家齊一動一靜皆可爲子弟法而豈易成教於家哉夫人情無不愛其子孫而衣食關乎生命謀生之計切而義理潛消利名之欲滋而天良漸薄此非獨齊民之咎也周之盛時天子建極於上百僚恪恭於下民無不田之夫士無外道之學六德

六行六藝以此修身卽以此選賢故其時教化行而風俗亦美數傳以後主極衰矣又安能強以率人然先王之法具存故孔孟因而踐行立教門弟子學而安焉固以其爲一王之制也其或有不合則就正師儒論孟所記及他書所傳悉其全豹之一斑而遺經之內亦有不盡如先王之舊者皆聖賢相與講求折衷去取士林久而實之者也此篇所載猶覩大概夫朝廷之制作不同卽斯民之率由有定前賢慮人性之日漓也哀集幼儀樹以條規不可謂非維世之苦心然世變風移或病其不合時勢我

朝道光六合普天盡入

併蒙而禮從宜使從俗尤未嘗一概以相繩

竝生竝育之宏仁誠超前而軼後矣有志之士考昔人之成  
法參晚近之民風不泥古亦不戾古不違俗亦不從俗其  
事詎不在禋躬乎然禮不患其不詳明心難得其中正聖  
人以誠正為教原欲人清其源而及其流明其理以踐其  
事若徒斤斤於儀文而弗求功於心性則克己等於防川  
秉彝荒於世尚而放誕之士固悖中庸拘墟之儒亦譏畫  
餅其為人心世道之憂又豈但不知學禮者哉

禮記恆解卷十八

晚年定本

學記

雙流劉

沅輯註

此篇記教者與學者之義約言其法而未盡宜其實蓋  
心性倫常次第深造之法固非文字可傳也略有小誤  
隨文正之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眾就賢體遠足以動眾

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謏讀為小  
聞去聲

發慮思合乎成法凡事知求乎善良屈就賢人體貼疎遠  
此皆求治之盛意而修身立道無其本原則僅有小聞動  
眾而不足化民成俗然此節欠明化民成俗在修身道立  
學者學道也不言化民成俗在於修道修道必由學而以

謏聞動眾觀起似為學因化民而始然不知聖人德修於身非有心治人而成己自能成物得志舉而措之已耳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

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兌讀作說

道祇是天理學而後克己復禮咸歸於善故聖王化民以此為先引說命言道不可離故學不須臾忽也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

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

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

乎強上聲長上聲學學上讀為教下如字

鄭康成曰旨美也學乃知己之所短教乃知道之未盡自反求諸己自強不敢倦學學半言教人有益於己其功居

學之半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音熟

陳氏澠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

教閭塾所升之人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是也序則

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眾子及卿大夫元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

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

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毗

志反中平聲樂五教反論去聲易去聲說音悅蛾魚起反

比及也詩曰比于文王及年謂十年出就外傳及十五入大學學鄉學也周制以六德六行教人必成材而後升於大學中年間一年也考核其實校彼此相校下約略言之離經離析章句辨志辨所志善否博習習之廣親師有得於師教矣論能論其得失取友能擇賢友知類條析義類通達則事理經權皆審強立不反學識定矣大學之道可以升於大學引記言蚺蟬時時學銜土之術而成大垤猶學者志聖賢之學而成大道也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躡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宵小通肄音異

孫去聲夏櫃同古雅反語去聲

皮弁天子朝服入學之始有司服皮弁以芹藻之屬祭先聖先師敬道尊師之意當祭菜之時歌習小雅之詩鹿鳴四牡皇華三章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為始學者習之以勸居官受任之美入學時大胥聲鼓警眾乃發篋出所治經業使以恭順之心進其業有不率教則用夏楚二物警其傲慢使收斂威儀孔氏曰夏今山楸鄭氏曰楚荆也大禘五年不五年天子諸侯不視學者校使學者優游其志從容成德教者時時視學者所為而弗亟告語之使其憤悱然後啟發之幼者恭聽而不責之以問不躡等以躡進也倫理也官已仕而學者士未仕者各先其所急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朱子曰時教如春夏禮樂秋冬詩書之類居學如易之言居業蓋常習所習如下文操縵博依興藝之類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

禮未但反依上聲與樂並去聲

初學樂者手與弦未相得必先學習調弦而後可以安弦學詩者必先明廣博依擬譬喻之法而後知詩人意類所托學禮者必先明衣服一切雜制然後知先王制禮意義精詳藝則禮樂射御詩書之文也與有所得而興起樂學心悅而龜勉

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藏懷諸心修治其事息養其原游博其藝蓋合動靜本末而交養之故能安志於學親就其師有所得而樂其友信其道久卓然自立雖無師輔亦不反復矣敬孫以敬存心從容涵養務及時而敏功其所修之業乃日新而不已

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音申佔音覘訊音信數音朔佛本又作拂

鄭康成曰呻吟也佔視也簡謂之畢訊猶問也言今之教者但吟諷其所見之簡牘本無博識而故多為訊問之言以窮學者數進教人不以次第所業未習旋又進之以彼不顧學者之安否不由其誠無誨人不倦之心不盡其材不審學者之材識分量施之悖所以教者多違理求之也佛求教者不循教法隱其學教者不忠疾其師學者不恭苦其難而不知其益教法悖而收效難也終其業勉從師授去之速於心理不安也刑成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

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當孫竝去聲

子弟不善之習禁之於未發豫立其防也當其可告而後告之則心悅易解不陵節小大本末各因其才識年分而

教之孫優游異入之意相觀而善取人之能以自益摩動盪切磋之意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

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

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扞胡半反格胡客反勝音升孫去聲

壞音怪辟音僻

孔氏穎達曰扞拒扞格堅強也情欲既發則扞格於教而不能勝時過後學精明已散徒勤苦而難成雜施雜亂無

次大才輕其小業小才苦其大業壞亂不可復治獨學無友孤偏鄙陋寡有所聞燕朋燕褻之友相習為非不順師教燕辟燕遊傲僻浪蕩廢學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

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

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

矣道音導強平聲易音異

道順勢而導牽強拘制之因其所明不强以所難知也強有志力者因其奮發激勸之不沮抑也開啟其端使力行不遽使之遠求至也和喜於漸入易易於上進思自生體悟喻譬曉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



刑言必角卷十八  
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

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易去聲  
長上聲

多貪多寡淺陋易忽略止畏難四者由資質而結為  
私心知其失而救之則無棄材長善日有所益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  
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使人繼聲繼志皆已有深得而後能善教人人多繼之下  
申言其故言雖簡約而事理顯達道雖深微而訓誘明善  
譬雖罕少而聽者皆曉此非深造自得不能  
善誘如此繼志言能使人得其心中之學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  
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

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  
師其此之謂乎

學者資質不同至學有難易平日言行習染才具有美惡  
知之然後能隨其淺深高下而喻之不拘一格吳氏澄曰  
教人各得其宜則治人亦各得其宜故能為人之師小而  
一官之長大而一國之君皆能為之愚按承上而極言師  
之不易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竝重  
以此而凡天子諸侯擇師尤不可不慎也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  
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  
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自處嚴正人亦嚴憚之非威猛之謂也自古聖王以道  
修身道賴師而明則必尊師而後為重道其屈於臣也所

以屈於道也道重而天下咸知勸學所以化民成俗易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說音悅撞丈江反叩音口從平聲

善學者信受力行故師逸功倍而歸功於師不善學者自不實踐轉怨師授攻堅木由易解以及其難善問者亦然及其久也漸次開悟師悅弟之善會弟悅師之善誘如撞鐘隨其所叩之小大而答之不遽盡其藏待其所問者已曉然後因而發其蘊如鐘之以次大鳴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上語如字下二語去聲舍上聲

記問之學博聞強記而無真得者也聞見之學有窮惟義理浹洽於心然後本心得躬行聽學者之言論而隨事啟導曲中肯要力不能問才拙而意見拘者語之以開其悟若語之不知則是質闇雖舍之而不告亦非棄之也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良冶工於補綴良弓善於矯揉其子習見雖不能弓冶亦必學爲箕裘故父母之身範必端始易教其子弟如馬初習駕車必繫馬於車後車在前馬在後習見而知之久亦能駕矣此言親之教子必先自學不徒恃師教及督責子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

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比音紕當去聲

鄭康成曰醜猶比也戴氏溪曰五官貌言視聽思也比其事類以相况學乃易成鼓之聲不備五音而五聲無鼓不得諧和水不備五色而五色非水不能成章學非專為五官而設五官弗學則不能修治師喪無服而非師教誨則不能明五服之情以和親此皆類而不類不類而類須比醜之乃明者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一具於身為德著於事物為道德大者不專治一官道大者不但名一器誠至而人自信不必約誓時中以應萬變不後能為之學者察此則可以有志於學之本矣學之本何在存養其性天體察乎萬變其始則必由下學而企譬如河海為河之源河為海之委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君子學道必由委以窮源蓋記者既言學之法而又恐人之務末而失本也故結之如此

附解唐虞言心成湯言性傳說始言學而降及後世在上必以教學為先在下必以務學為重豈上古略於師儒哉民氣淳樸聖人第汲汲於安養生全之計而制作雖略俗固敦龐然開天明教之人皆有至德其時必多教化特荒遠難稽耳帝堯成功文章模範百王而侯明捷記亦垂教典

元言心角卷之二  
三代迭興庠序學校其制乃詳然惟聖天子躬行作率於上賢司牧承流宣化於下朝廷制度草野安爲固然是以仁義涵濡者深故薄海率從者易也周衰孔子不得志於時而但以聖王之法友教及門七十子之徒咸有心得克己復禮各修其身詩書禮樂博習其事而學之義亦益以大明秦火而後風斯熄矣然微言大義猶在六經特漢室初興儒者未覩經籍之全第掇拾於遺文遂多失其精意若此篇言學因周禮未出六德六行六藝俱弗之詳而小學大學鄉獻賢能之典亦模糊不清若謏聞動衆化民成

俗之論尤覺非爲學之要也夫謏聞動衆意在求人之知化民成俗亦非草莽所能而發慮憲求善良就賢體遠終身行之可也以此爲不足化民將慮不必求其憲而善良與賢亦不求之就之乎無貴無賤其義皆不可通考校之法僅及於學問思辨不及乎誠正修齊亦爲舍本而求末夫學者學爲聖人而已博學而詳說之無非所以檢束其身心三代以下聰明才智曷可勝窮而務爲博洽罕踐倫常卽有事功亦難醇備豈其人皆不足與於聖人乎正由學術之傳素少明師故學之理不明卽學之事亦是非相

半安可不溯源而辨正之也若其言教者之法及藏脩游  
息等意剖析是非歸於家庭之法固確鑿不移詳味文義  
若有所見又若無所得抑不知記者於心性之學有所諱  
而不言乎或師承授受習聞先王之制而未窺其奧特述  
其文乎是在善學者擇別而踐行之庶此篇所載不為虛  
文耳

禮記恆解卷十九

晚年定本

樂記

雙流劉沅輯註

人得陰陽五行之正氣心之所發而五音備焉情之所  
達而和氣形焉聖人葆中和之氣於一身而作樂以定  
人心使皆歸於中正記曰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  
也樂導其和而後禮中其節三代聖王以此為教化之  
要周衰聖王之樂散亡歷代所傳之樂各隨其時尙而  
不盡合於中和德為之也河間獻王與諸生共采周官  
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度傳之以授

王禹有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與禹不同今

存十一篇史記樂書全采其文其篇名有樂本樂論樂

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等名

今按其名例與文義不甚相副姑闕之而直詁本文之

義焉中多粹語不可忽視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

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

戚羽旄謂之樂比毗至反而樂音洛

出口為聲聲有應和為音變五音高下清濁變化方猶章也樂之人心自然和悅也鄭康成曰干盾戚斧也武舞所

一執羽翟為旄旄牛尾文舞所執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

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

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

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噍音焦殺色界反樂音洛嘽昌善反散思且反

孔氏穎達曰此覆明上文感物而動之意本猶初也物外境也愚按噍急也殺速止無餘韻也嘽舒暢緩紆徐發發揚散疎散粗不細厲不和直端正廉謹飭和決治柔遜順六者皆情之所觸性本靜寂情則隨感而動易失其正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如下文所云也

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

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行去聲

志動而易僻禮以道之則中節聲發而易戾樂以和之則和平政者本禮樂而著為法制者也民情不一以政齊之使咸歸中和姦悖乎禮樂者也刑以防之四者相輔而行使民同歸中正治道以成故所以感之不可不慎也極至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樂音洛思去聲

又言音生於人心情動而有聲聲有清濁高下之文謂之音聽其音而知國之治亂故出政者不可不慎所以感之

也安其教而樂其生則政和於民矣怨其上而怒其虐則政乖於理矣哀亂而思治則困而不伸矣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徵音旨怙音覘懣昌制反陂音卑

天有五行綱理萬物人有五事該括動靜五聲者本於心而應乎事為先王本自然之天籟節以律呂之器名曰宮商角徵羽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為四聲之主故為君象商聲濁次於宮為臣象角半清半濁為民象徵清條理分明為事象羽最清音輕微故為物象不亂各得其聲怙傲也懣敗也五者生於人心政失而君臣民事物一有不得其理則人心所感音即傳之若五者皆亂迭相侵陵則民心悖慢滅亡可決蓋即音而知人心即民心而知政非

專恃音以  
決存亡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

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比毗至反  
濮音卜

鄭康成曰比同也考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  
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而死鄭  
衛襲其聲而不變故為亂世之音政散上無以齊民流流  
蕩忘返誣罔其上自行私意正民流之實後人誤以桑中  
之詩為桑間因孔子言鄭  
聲淫而竝斥鄭詩謬矣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  
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  
樂

人倫物理皆各有自然之情緒聖王本陰陽性情之正而  
制為樂以通之禽獸亦有知覺故能知聲而不知五音之  
變眾庶知五音而不知中和之義惟君子性  
定而情怡本身心以協於陰陽能知樂理

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  
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  
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音  
機

方氏慤曰聲雜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  
音以知樂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以知政此皆由粗以  
致精故每言審焉愚按樂者所以和性情而適於中故  
知樂則幾於禮禮節樂和性情正而天理得故曰德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  
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



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

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食音嗣 疏音疎

倡昌諒反和去 聲好惡竝去聲

鄭康成曰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 練朱絲以為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盡疏之使聲遲也 唱發歌句三歎三人從歎之耳俎腥魚謂以腥魚為俎實 不臠熟之太羹肉清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愚按申言禮 樂所以教民平其好惡非欲人極口腹耳目之樂即清廟 之瑟大饗之禮以明其概交於神明者如斯則凡人之節 性陶情莫不稱是也好惡偏而人 道必亂故以禮樂平之而反其正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 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

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

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

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知知上去 聲下如字

誘音酉知者 之知去聲

人生而靜人生之初粹然者渾然在中此即所得於天中 正之理而為性至感物而動則七情縈繞是既生以後形 氣所生即為伐性之欲非性之本然矣故一物至前而知 足以知之此知乃情識之智非虛明之智好惡觸而形於 外未復性之人內無主而好惡無節知逐物而好惡遂倚 於偏不能返躬以求其性之正則性滅矣夫字以下慨歎 言之人不能不感於物而任其好惡之情不全性始則是 人化於物悖逆詐僞諸事紛然以起始於心術著於事為

釀成大亂蓋承上好惡二字窮其本原推其流弊以見禮樂之不可無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衰音催安樂逸樂音洛冠去聲笄音雞食音嗣

承上言先王制禮樂以節民情而即四者以明其概分言之則禮節而樂和合言之則樂以和禮使之中節故專言節居喪有五服治情異而禮遂各殊著於容體則衰麻發於聲音則哭泣皆各有節鐘鼓文事干戚武樂各省其事而暢其情男女之禮始於冠笄終於昏姻重其事而嚴為之別射禮鄉飲酒禮食禮饗禮自天子諸侯以達於士庶交接之際以敬以和各得其正禮樂如是又政以達於士庶刑以防其慝四達不悖為其本人情而適中和非強人以

一所無也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勝去聲著張慮反

同共適其情異各別其等相親不乖戾相敬不褻慢禮樂相須不可偏勝樂稍過則流蕩禮稍勝則疎離和其情而使又推其效於外而為之飾情治而敬乎此禮樂之事也下文而好惡之平可知矣好善惡惡上下相和蓋禮樂皆得其正而好惡之平可知矣好善惡惡上下相和蓋禮樂皆得其樂者為暴則刑以禁之中於禮樂者為賢則爵以舉之此先王愛民之政而又制為禮樂以正其行愛者仁也正者

義也仁義即在於禮樂之中是以民治行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易以

樂所以達人心自然之和禮所以束一身威儀之致中外特自其用言之其實皆一原共貫者也靜者性情之本體然簡歸於主一樂至禮至謂本乎禮樂之原而言易順其自有怨無悖逆何有爭揖讓而治天下天下人皆安於性分之固然而盡其所當然禮樂為之也民與諸侯皆和順故

無暴而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以此至百姓無患則和氣協於陰陽天子不怒則一世化為慈祥樂之至也父子本親而非禮則無以全其親長幼之序亦然天子敬其修以迄於家國天下禮之至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天地和氣養育萬物而聖人本之以為至中之禮皆天地自然當成節文萬物而聖人本之以為至中之禮皆天地自然當遂其生理不失其性而該乎萬物者故同和同節也百物各禮樂亦然故能普暢於人心而各得其愛敬承上極言大功效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

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竝名與功偕

沿說專反 偕古諧反

禮節文太過不及其事雖殊而非歸於以敬相合樂入音變動相須其文雖異而莫非使人以愛相孚其迹不同其情則同故明王相沿必以禮樂為重禮樂之事或不同為其時不同也禮樂之名或異而其化民之功則偕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

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禘襲禮

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綴音贅 還音旋

承上明王相沿之意而言禮樂之器與文不外乎此而其本則本乎人心合乎天地故知禮樂之情者乃能作識禮

樂之文者即能述有作無述亦無以傳故明聖同功也孔氏穎達曰綴謂舞行相連綴兆謂位外營兆方氏慤曰管在堂下磬在堂上羽籥文舞所執干戚武舞所執屈伸者舞之身容俯仰者舞之頭容綴兆其位也舒疾其節也簠簋以盛地產俎豆以薦天產制度者文章之法文章者制度之飾升降言其行上下言其等周還言其容禘襲言其服禮樂之文與器略見焉 御案此文殊事異文之意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

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

然後能興禮樂也

承上明聖述作之意而申言禮樂本乎天地非聖人不能作也天地一元之氣鼓盪無所不和萬物各得其理無有不序禮樂節宣人情以應天地而樂為陽氣之宣暢故由天作禮節陰質之偏駁故由地制禮不能法地則不得其

序而亂樂不能合天則不得其和而暴明於天地者德合天地然後能洽萬物之性情與禮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

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

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論去聲

論言論倫序也言論合理而有序則人心喜悅雖未有樂而樂之情已得官主也樂以欣喜歡愛為主如官職然亦必當乎天理人情而後為正中正無邪為質幹莊敬恭順為節文如此則禮樂之道已具若夫施於金石發於聲音用於祭祀祇是推己之所有以與民同蓋申明上文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意言禮樂之理備於人必先正其身心而不徒求諸器數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

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

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

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為大聖乎辯音徧亨音烹夫音扶

鄭康成曰辯徧也不相沿襲有損益也敦厚也愚按此仍承上興禮樂之意而極言之功成治定代天地以阜安民物本諸身而措諸世無毫髮之遺憾也功大則與天地同和故樂備治辯則與天地同節故禮具干戚之舞孰亨而祀禮樂之文不得為備樂達禮也其本在法天地而安民物五帝三王皆有功德而至治者也然以時殊世異禮樂不相沿襲蓋世變不一則所以補救而歸於中正者不同非故異也樂雖所以樂人情而過極反憂禮雖所以利民用而稍粗則偏惟大聖德備中和然後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

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長上聲別彼列反

此又承上明於天地之意而言天地有自然之禮樂聖人法之以為禮樂故禮樂明備天地各得其位高下別尊卑而萬物散殊各有其序此自然之禮一元流行不息萬物合同生化此自然之樂若以時序言則春作夏長仁之易見者秋斂冬藏義之易見者其實天地無時不仁義也仁主乎愛愛則歡欣故近樂義主乎敬敬則親畏故近禮其實禮樂皆有仁義也和之至而天神可格別之至而幽顯咸宜率神從天就陽氣之發舒以言樂居鬼從地就陰氣之森列以言禮作樂應天和氣達於上制禮配地制度備於物其實禮樂本天地自然之節自然之和不可強分記特就其易見者以曉人耳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上上聲齊音躋摩本又作磨蕩或作盪煖

同暄  
此申明上文天高地下六句之義貴賤以別尊卑之位小大以別動靜之形性命以別類聚羣分之生化象者日月星辰形者萬物體貌地氣上騰天氣下降陰陽者天地之氣天地者陰陽之質非有二也相摩相盪只是氣機轉運之意方氏慤曰雷霆者聲之所作故曰鼓風雨者氣之所激故曰奮四時代謝故曰動日月代明故曰煖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夫音扶著如字

鄭康成曰辨別也升成也大始百物之始生也王氏肅曰著明也居法也愚按此承上天地聖人而總結之而言天地氣化不時則物不能生男女無別則亂成是則氣化以和為主物理以別為主故聖人知天地之情制為禮樂極乎天而周徧乎地順陰陽之氣以流行格鬼神以相感通窮乎天之高遠測乎地之深厚其功用如此而要其端則樂所以達生生之意而著天地之大始禮所以別萬物之宜而居天地之成物不息者天之氣不動者地之質然不息者常貫乎不動之中而不動者乃含乎不息之氣不息者動也不動者靜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所以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也故聖人以此為禮樂云非徒玉帛鐘鼓之謂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諡知其行也

舞行音杭其行去聲

琴始於黃帝而舜別為五弦歌南風即尸子引家語南風之薰語夔所制樂即韶樂蓋承舜之命而贊成之非別作樂也聖人正一己之性情欲萬物皆各正其性情故制樂以賞諸侯必有德者然後能正其身以及民物聖人在上諸侯鮮無德者所謂有德蓋功成而化洽如下文所云也德稍薄者其治民較勞德大者其治民自逸賞之以樂人數多寡不一故舞行綴有遠近之不同聞諡知行以喻觀舞知德也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韶上遙反

鄭康成曰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也或作大卷咸池黃帝樂名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周禮曰大咸韶舜樂名韶之言紹也言能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夏禹樂名言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殷周之樂周禮曰大濩大武盡矣陳氏暘曰無餘蘊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疾饑皆借名也教有賞罰如寒暑之溫肅事欲普被如風雨之潤澤不時則寬嚴失中傷世之和節則勞逸失宜百為隳廢先王功成治定而後為樂所以法治也樂臻於至善則民化其德行皆象之矣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

豢音患綴音贅以樂哀樂

音洛分去聲

鄭康成曰以穀食犬豕曰豢言豢豕作酒本以享祀養賢而小人飲之善誦以致獄訟也壹獻士飲酒之禮百拜以喻多綴猶止也愚按大事凡凶裁事大福凡慶喜事此承上法治之意而申言之言酒食所以合歡而反生禍故先王作樂以象德制禮以防淫有大事必有禮以達其哀有大福必有禮以宣其樂哀樂之分皆以禮終不得任情而



生禍禮在而樂即  
在焉故不復言樂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

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所樂之樂音洛

聖人之所樂以其中和之德有深愜焉者而民心皆有此理聞樂而感動隱微相入故深以之推於人人皆然故先王以此為教化之要此總冒下文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

然後心術形焉

知如字

血氣心知之性氣質之性也哀樂喜怒之常則情也而性矣惟聖人中和在抱不任氣血心知而哀樂喜怒中節民則不然故應其所感因物起念心之所發其術不同得乎正者鮮矣術事也

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

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

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

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噍音焦殺思竝去聲嘽昌善反

易去聲樂音洛賁讀為憤肉而救反好去聲辟音僻狄音遞

承上應感起物而動言君樂與民志相通故移風易俗者當慎所以感之志微樂意微細噍殺急蹙殺小無餘韻嘽寬緩諧調和慢疏落易平易繁文簡節繁盛而有節制粗不精厲不和起初末終也猛於始而奮於終其中亦廣大賁盛廉有分辨直無枉曲勁不柔細正不偏頗寬裕大致寬大從容譬外曰肉內曰好借以喻樂之內外圓瑩順成和動自然和平動人流辟流於邪辟而不能自主邪散則以其竟言之狄成疾速而成滌濫音虛滑而無節制蓋君

心所感而形於音民即感之而成俗馬氏晞孟曰前哀心感者云云言音起於心之所感此言樂之所以感於人心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懼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稽古奚反道去聲之行行去聲省西領反稱去聲比毗至反事行行如字長去聲見音現

情性中和之正性情也度如黃鐘長六寸之類數如陽六陰六生氣一元太和之氣密幽闕意懾懼怯意四謂陰陽剛柔暢和也交平也位五音之分學等如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樂有自然之節奏廣謂博習之省猶審也文采

兼音舞而言繩德厚情性中和而又以樂繩之使歸純熟益加厚也小大以事言大事用大樂小事用小樂為法使其相稱律法也終始之序如金聲玉振小成大成之類象事行事欲其宜行欲其和也親疏如上生下生之屬貴賤如君臣民物之屬長幼如黃鐘陽之長林鐘陰之長男女如黃鐘以大呂為妻太簇以夾鐘為妻之屬然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皆以得其序得其和為主樂理不離乎此亦不獨指是也言先王本一己情性之正以制樂生氣之和五常之行皆全備於己而由內達外樂臻盡善盡美然後推以教人使人涵咏其中變化其質以明倫而飭紀故樂可為移風易俗之要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

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易去聲酒  
縣鮮反

傲淫毀煩濁擾氣天地和氣慝過惡淫邪蕩哀而有節則  
莊樂而不淫則安慢易疎忽犯節亂其節流酒邪放如酒  
之酣本謂中正也廣則容姦濶略而其中濁亂如容姦邪  
在內狹則思欲促迫而其音散漫如情欲縈心此數者其  
初特感於人世條暢之氣而不顧中正之理其後遂放溢  
不可收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此節反形  
以足上文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倡去聲倡和和  
去聲分去聲

此言聲氣相應感於外而中應發乎中而外應內外一原本未交飭乃妙姦聲正聲發於人心而積於平昔者也逆

氣順氣存乎陰陽而生於人心者也天地陰陽之理有倡必有和故回邪曲直生自人心而氣之正逆者與之相應各如其分由萬物之理皆各以類相動故先王必正其性情以理萬物之性情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

行去聲比毗至反著張慮反

情動而有善惡反情以和其志克己復禮以清其源也此校倫類從善去惡以成其行則身修矣心清而理熟耳目自然聰明姦聲亂色過而不留淫樂慝禮阻而不入惰慢由心生邪僻從外至稍萌日設五官百體皆由順正以行

其義內外交修本末交養則德成矣然後以樂將其悅豫  
宣至德之光華動四時之和氣萬物之理由一人而昭著  
此申明上文本  
之情性之義也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  
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  
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

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甯

還音旋倡和和去聲

清明廣大終始皆言聲樂周還謂舞也四時周而復始風  
雨變化有常五色配乎五行五聲諧而有倫即五色成文  
而不亂也八風應乎八卦入音協而中節即八風從律而  
不姦也百度由律呂之數以推樂和則百度得數而有常  
終始言其序倡和言其情清濁迭相為經一天地元氣之  
周流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也上文所謂奮至德之光動四

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者如是故樂行而人倫清正學樂  
者皆耳目聰明血氣和平風移俗易天下皆甯虞廷儀鳳  
舞獸夫子聞韶忘味及所  
謂成於樂者皆以此也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  
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鄉去聲

鄭康成曰道仁義欲邪僻也方猶道也愚按人皆有道而  
無復性之功則為欲移君子反情以和其志道足以制欲  
而又推之以教萬民樂行而民皆  
不溺於欲則可以知君子之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

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  
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  
不可以為偽

全性即為德而言性之端者以德之著者言也德具於心  
而形於外宣於樂則為英華金石絲竹特其器耳志有言  
而成詩聲有餘而成歌情鼓舞而為舞此皆人心之不容  
自己者而樂器為後是故聖人德至而樂神其情至深而  
發為文采者至明且其氣至盛而化及萬物者至神由其  
和順久積於中而英華自發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也此  
申上文反情  
和志之義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  
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

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  
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  
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見音復

音伏拔蒲未  
反好去聲

孔氏穎達曰心動而有聲樂無體由聲而見故為樂之象  
聲無曲折則太質素故以文采節奏飾之使美陳氏皓曰  
樂將作必先擊鼓以聳聽舞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  
之方再始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關雎之亂  
歸舞畢而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昭其進復亂  
以飭歸者復擊鼓以謹其退此舞者進退周旋之事舞之  
容雖若迅速而不過於疾舞之道雖若幽微而不過於隱  
獨樂其志得樂之趣而不厭備舉其道以公諸人不過其  
欲人各有情緣樂而見而不失乎中正則義立矣樂以為  
樂自始至終而不戾乎中和則德尊矣君子聽之而好善

感動浹洽其本心小人聽之而知過感動蕩滌其邪穢此申上文志聲容之義以明其不可苟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

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施去聲樂其樂音洛

樂以樂人故施禮以相敬故報然樂雖主於施人各有其生氣自然之和而以樂樂之適樂其所自生禮雖主於相報然人各有其自然之敬而以禮行之是反其所自始然則樂以章德禮以報情莫非反始之道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

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緣去聲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報之事不明樂施者其事易知故略之諸侯守土奉其土地所有來朝天子天子以此等報之異姓象輅四衛革輅蕃國木輅而受於天子總謂之大輅龍旂九旒據上公言之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寶龜之

中竝以青黑為緣牛羊非一故稱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

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管史記作貫

人情得其正則和而久故不可變人情得其宜則中而久故不可易統人情而歸於至和辨異同而歸於至中中和之義人情不能外故管之也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負天地之情

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

之節去上聲負音負

鄭康成曰負依象也凝成也此申上文管人情之意本人心變音節禮以達人心之誠而不徒觀美惟禮樂本乎人

心而通乎萬變依象天地之情通達神明之德上神可降  
下神可興粗之不過日用倫常精之格乎天地鬼神父子  
君臣尤人道之大者禮樂皆  
管領焉故曰管乎人情也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  
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蟄蟲昭蘇  
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

歸焉耳

訢音欣煦許具反覆去聲區音勾觝音  
格伏扶又反鬻音育殞音瀆殞呼闕反

天地將為昭天地本有自然之理氣而禮樂足以發之故  
天地益為昭明也訢合天地無心而若有心訢然和合陰  
陽相得即承訢合而言天以氣煦地以形嫗覆者天育者  
地區曲生萌直生羽翼禽屬角觝獸屬鄭康成曰無鱉曰  
觝昭曉也蟄蟲以發出為曉更息曰蘇孕任也鬻生也內  
敗曰殞殞裂此又承上節之意而言禮樂備則天地為昭

天地訢合以下發為昭之意樂以和禮而所言  
物情之和暢尤可見樂之意故曰樂之道歸焉

樂者非謂黃鐘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  
鋪筵席陳尊俎列邊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  
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  
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  
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  
制於天下也

鋪普胡反  
行去聲

此節總束全篇之意上言樂與禮皆本乎人心協乎天地  
故不可徒求諸器數之末而禮樂作於天子必有德而後  
可以興禮樂治天下不然則循禮樂之文僅藝成而已陳  
氏澥曰干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

質為主故兼用殷禮北面位之卑也鄭康成曰辨猶別也  
弦鼓琴瑟也後尸居後贊禮儀人君以德行為先德成而  
禮樂之本無愧然後用禮樂之文上者在所先下者在  
所後有制於天下正身以正朝廷正百官以正萬民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  
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鄭康成曰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  
古樂先王之正樂孔氏穎達曰凡冕服其制皆正幅袂長  
二尺二寸袪尺  
二寸故稱端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  
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  
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拊音撫復音伏  
相去聲訊音信

鄭康成曰旅俱也會合也文鼓也武金也相以節樂拊者  
以葦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雅亦樂器名也  
狀如漆篛中有椎陳氏皓曰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  
亂而使之理訊亦治也過而失節謂之疾雅以治舞者之  
疾愚按進旅退旅夫子所謂翕如也和即純如正則不姦  
廣則不狹二句言樂之聲弦匏笙簧會合相守必待拊鼓  
而後作始奏鼓以宣其文德終擊金鏡以著武功恐其亂  
也以相治之防其疾也以雅訊之六句言其有節和而有  
節君子於是語樂之理於是道古之事修齊治平皆不外  
乎和而有節此古樂之發見而易見者也文和諧淡洽意  
武節制  
嚴謹意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雜子  
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音儻

儒獲乃刀  
反亦作徠



元言小角卷一  
三  
俯卑曲濫泛濫無節溺而不止入於邪僻而不得禁又兼  
之以俳優雜戲侏儒短小男女或父子並為之不別尊卑  
樂之既終無理可說揆之古  
意無一相合故不可以道古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好去聲

音生於人心而樂成於律呂文侯不正其心是以喜新樂  
而惡古樂子夏難以顯斥之故遜其辭而言樂與音相近  
不  
同

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  
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  
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

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

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當去聲

反莫詩作緇長上聲王此之王去聲俾讀為比去聲祉音止施音異

君能法天地以治民故天地順當和而不忒也民有德則  
和氣翔洽五穀昌則萬物皆理矣疾病疢熱疾也妖人  
妖祥天地邪氛大當合天地人物而皆當也以上言人君  
之德足以承天地而理萬物如是然後作為人倫久遠之  
紀綱天下大定則治功成也然後作樂以正人心而詩頌  
作焉此之謂德音德音然後謂之樂則非德音凡器數皆  
不足言樂矣引詩言王季之德音積累深厚至於文王而  
後受帝祉欲文侯知樂必由德音而成蓋深探其本也詩  
義已見詩  
註不贅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

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

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燕於見反

趨音促數音速敖去聲辟音僻喬音驕

溺沒於其中而不出也好濫好為泛濫之音令人志意淫蕩燕女安於女色令人溺於情慾趨數迫促急速令人志

意煩亂敖辟倨傲邪僻令人志意驕傲四者皆因邪色瞽心害乎中正之德故不可用之宗廟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

何事不行

引詩以明古樂敬而且和故用之宗廟而施諸政事無不可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

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好惡易竝去聲

此乃正勸文侯遠溺音而好德音也人君好惡民即從之不可不慎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壎箴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

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

以獻酬酌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

尊卑長幼之序也鞀音桃柷音苦江反楬音即暗反壎音喧箴音池竽音于酌音侑長上聲

陳氏澔曰鞀小鼓持柄擊之旁耳自擊柷楬敵也壎六孔燒土為之箴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者皆質素之聲故云德音干楬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旌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愚按承上言聖人好惡既正然

後作為六者之德音本質既立然後用他樂以和之文武舞以象之此所以用之宗廟賓客無所不宜官序貴賤得宜謂用之宗廟朝廷各如其分尊卑長幼有序謂化其囂陵暴戾各安其序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鏗古耕反號去聲橫古曠反磬上聲濫上聲會戶外反畜敕六反鼙部迷反謹呼端反將去聲

鐘聲鏗鏗然有堅剛之意且以宣眾樂如號令然立號也號令欲其嚴肅鐘聲宏大充塞故立橫橫則雄盛故立武君子謂人君也為文侯言故以思臣言之下放此石聲惟磬備十二律故云石聲磬辨謂辨六律六呂陰陽之分也各如其分猶人臣各守其職致死無二故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哀婉而正也廉有廉隅不瀆慢也故立志而聽之者思志義之臣也濫泛愛意竹聲合眾聲而益佳故立會會則可以聚眾故思畜聚之臣畜聚之臣能合眾志者也謹鄭氏曰謹囂也動奮動謹欣奮動則可以進眾故聽之者思封疆之臣合之謂志正而後聽音有益於己不作淫慝之想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

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  
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

也液音亦憲音軒  
召音邵唯上聲

賓牟姓賈名鄭康成曰武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也病猶  
憂也咏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致謂膝至地也  
有司典樂者萇宏周大夫孔子與賈言及樂而設問之言  
武舞擊鼓已久而不遽出何也賈對以武王恐不得眾心  
故久而未敢出也此猶未大遠於理也又問咏歎之淫液  
之何也對以恐不及時伐紂故咏歎淫液以待諸侯之至  
則以武王為急欲征伐非也又問舞時早為發揚蹈厲何  
故對以及時伐紂之戰事與下文夫子言太公之志相反  
非也又問舞人何有時而跪右膝至地左足仰之對以非  
武人之坐與下文夫子武亂皆坐相反亦非也又問其聲

似於貪商何也對以有司失其傳若非失傳則為武王實  
為貪商其志荒矣此對極得聖人之心故夫子唯之而云  
問諸萇宏亦若吾子言是也其不是者夫  
子不辨之善善從長必待其問始告之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  
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  
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

召之治也語去聲上遲音  
穉下遲如字

孔氏穎達曰免席避席也方氏慤曰上遲音穉待也所謂  
待諸侯之至也下遲如字蓋遲未至於久遲而又久則遲  
之至也鄭康成曰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  
也山立猶正立陳氏澔曰亂樂之卒章也賈前據己見未  
安於心故免席而請問夫子乃正告之樂象成功必其事  
如此而後象之非偽為也因言總干山立正象武王行仁

西土無伐商之心太公以天下塗炭諸侯皆欲伐商勸武  
王順天應人故以發揚蹈厲象太公伐商之事至舞畢皆  
坐象周有文德布治自  
來如此不為伐商而然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  
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人立於綴以待諸侯  
之至也分去聲綴音拙

鄭康成曰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復綴反位止  
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  
為一伐分猶部曲也孔氏穎達曰夾謂振鐸夾之人立於  
綴言未舞之前舞者人立於綴綴此乃正言武樂象成之  
事始而從南北出象武王德教及於北方紂之屬國皆歸  
心矣再成仍在北方象武王滅商會朝清明之易三成從

北而南象武王克商南還四成仍在南方象武王疆理南  
國五成而舞列分為左右象周召分治六成復鄭綴之本  
位象天下尊武王為天子非武王自欲為也其舞時夾鐸  
振之而駟伐象周之德威盛於中國已久分夾而進象天  
人響應事已在未伐商時故曰事蚤濟也其未舞時人立  
於綴者象商可伐而不欲伐之必待諸侯皆至始順天應  
人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  
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  
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  
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  
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

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女音汝反如字薊音計祝之六反復音伏弛始氏反華平去二音弗復之復扶又反衅同釁建同鍵橐音高語古語蓋當時民喜新政傳播之語反商書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也孔氏穎達曰未及下車言速封也二王之後其禮大故待下車而封之薊今燕京薊州祝無考陳今河南陳州投歸止意若投止投宿之投微子不臣周故獨不言封非謂投棄之也封墓累土而禁樵牧也使之別使人行求商容而復其位弛政去苛政濟河而西歸鎬京也弗服不復以載輜重倒載而又包以虎皮示永韜也御案名命也武王既告武成大封諸侯而命之曰自此建橐無復事矣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鄭康成曰兵甲之衣曰橐鍵閉藏兵甲也

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觀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右射射音石狸力之反騶側由反貫古亂反神婢支反搯音進賁音奔說音脫朝直遙反散軍散軍於農郊射習射於郊學狸首騶虞所以歌爲節者左射右射概言賓主左右揖讓於禮射耳不必泥左右字鄭康成曰貫革射穿甲革裊衣裊衣而冠冕也裊衣袞之屬搯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爲明堂耕藉藉田也愚按習禮射而貫革之射息及裊搯笏而虎賁之士亦脫劍盈天下無不尚德之人矣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食音嗣更平聲大音泰弟音悌鄭康成曰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冕而總干陳氏澣曰首戴冕而手執干也餘說各見前篇

愚按雖諸侯必有兄故特又言此以足上文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承上言周道四達禮樂全備如此則知其本無利天下之心王治浹洽而天下應之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

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

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

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

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易去聲子朱子曰當依韓詩外傳作慈諒音亮韓詩外傳作良則樂樂則之樂音洛

君子蓋孔子致窮極其理也治心除去心之邪戾易坦易直正直子慈愛諒誠信也樂理洽而心怡安則兼內外禮貌而言也久則德性堅定一如天之粹然冲虛神謂神明不測天則仰德者自尊從故不言而信神則感德者自畏敬故不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在我者莊敬自嚴肅而威重不可褻狎禮樂之治心治躬如此故和樂莊敬斯須不可去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

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

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禮發諸外而民莫

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易去聲錯措同動發動情動而極其和身動而順乎理顏色面目容貌兼一身而言弗爭不易慢中和之至身心正而人自感化也

德蘊於中輝光形見於外理具於己言行發著其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以此錯之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

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

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

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報如字則樂之樂音洛

承上言禮樂內外交養不可偏勝也減節其性情以歸物則盈暢其心志以合太和進謂精進反謂反本禮雖主於減而威儀度數必精進而實踐樂雖主於盈而律呂陰陽必歸本於中和銷簡略放淫蕩得其報敬人者人恆敬之得其反發乎情而止乎義樂與人相樂安一己暢遂報者在在外反者在內莫非所以節性而陶情故曰其義一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

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

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

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

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

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樂者樂必立樂之樂竝如字餘音洛耐古能字道論竝去

聲肉如又反邪似嗟反

不能免有情必有所樂也發氣之方發形則著於容貌矣人之道人之常理術事也性無形而發於聲音動靜者則足以盡其變也不為道不當乎理雅頌之聲先王本一己性情之正所制者道順其性天之自然故人足樂而不至流蕩交即雅頌之辭論而不息義味耐人尋繹而不厭也孔氏穎達曰曲謂聲音迴曲直放直繁瘠多瘠省約廉廉



稜肉肥滿節奏謂或作或止作則奏之止則節之善心自然之良心鄭康成曰方道也此言先王立樂因人情而道其善心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族長之長當作黨長

幼之長上聲比音避

君臣主敬族里主順閨門主親人情之所施各有其宜以樂和之則各得其分而不失乎正一天理人情之極則物采此言先王立樂因時地而合和倫類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要平聲行音杭

鄭康成曰綴表也所以表行列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紀總要之名也愚按雅頌之聲廣大清明故志意得廣執干戚而習容儀比於音節可消鄙慢故容貌得莊綴兆以範其步趨節奏以和其容止正則無邪曲齊則無參差天地不外陰陽陰陽和而後萬物生命謂天地之太極未發之中已發之和以樂節宣之故為紀不能免不能外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

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儕音柴

陳氏澹曰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方氏慤曰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結言先王之喜怒見於禮樂而天下和之畏之所以為盛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贛音貢好去聲斷丁亂反舊本寬而靜四十九字脫在五帝之遺聲下又衍一愛字今從鄭氏正本

鄭康成曰子贛孔子弟子師樂官也乙名聲歌各有宜氣順性也樂人稱工執猶處也商宋詩也陳氏陽曰以書之九德考之寬而靜則寬而栗也柔而正則柔而立也廣大而靜廉而謙則簡而廉也疏達而信則剛而塞也恭儉則愿而恭也好禮則亂而敬也正直而靜則直而溫也愚按陳說近是夫風雅頌其地不同其用或異然足以正人性情而合乎義理則一也非雅頌優於風而雅之小者不如大風又不如雅也寬靜至溫良而能斷皆美德也特其性情學術所造不同取其相近者而歌之非大有優劣故又申之曰歌者直己而陳德也直陳己之德意而人心所感天地四時星辰萬物皆相感召極言歌之不可苟如此前人拘牽解之非也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

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

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此節舊本亦有錯簡今從鄭氏正本

因上文約舉風雅頌所宜歌恐子貢誤以為風不如雅頌故又即商齊申言之而凡歌可以類推矣商與齊皆風也然溯其原皆五帝三王之遺聲特以二國各相沿習遂別其名果能明乎商之音得其肆直慈愛之意則臨事決斷不一而足明乎齊音得其溫良能斷之意則見利而讓即二國之音而義勇備焉可見凡歌必己有是德而後與音相宜所以必求子貢自執也鄭康成曰保猶安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上聲隊音墜倨音据中

此乃言歌之法方氏慤曰抗言聲之發揚隊言聲之重濁曲言其回轉而齊也止言其闕後而定也倨則不動不動者方之體故中鉤言其聲之變如此纍纍乎言其聲相繫屬端如貫珠言其終始兩端相貫而各有成也子貢問樂古有此篇名而記者引之以終此篇言已述之之意而上文引子夏孔子等之意亦可以知非泛詞也

附解天地定位而成象成形者燦然秩然即造化自然之禮也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樂即在乎中人為萬物之靈秉賦獨全則其性情亦奚不正而先天易為後天氣質之累深七情之擾亦甚於是偏而不中駁而不和宇宙之變故

始多矣聖人備中和之德而合乾坤之撰以禮正其綱紀以樂和其心情相須而不相離相濟而若相反惟有德者乃能習而安焉亦克推而暨焉自有書契以來禮樂之文浩如煙海矣而愷切詳明本末兼賅無逾此篇本名樂記而其中多以禮樂並言者踐乎物則之當然實以暢其天性之自然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固未有無樂而可以行禮者也篇中推本乎天地詳析乎人心復及乎歌舞之義反復縷陳凡禮樂之精粗蓋無不具非聖人之徒曷能盡其詞義如此哉後世之禮樂非復先王之舊矣然苟得乎

此篇之意而致中致和以清其源成己成人以大其用則不必定襲古人未嘗不可致治夫咸韶夏武固聖作之精華猷舞雉歌亦性情之發現在上者議道自己隨時制宜又何不可化民成俗太史公樂書全錄是篇而不詳器數其亦習聞洙泗之論知無俟忘本而逐末歟世故之變遷日甚民彝之至理長存內有以養其本體之仁外有以踐乎人倫之矩則心固可與天地相通而氣亦與高卑合德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尤宜汲汲而從事也不然而徒講求律呂肄習聲歌恐陶情有餘治世實不足此書所

言其有不等於弁髦者乎

其間雖無之斷無登之樂皆大宜然而於事亦不然而  
 平人論之狀限小固可與天賦賦而辰亦與高舉合然  
 日甚其變之至賦其內育以養其本賦之才心可及也  
 其亦皆聞新賦之備賦其本而致未與世始之變也  
 又所不問外其賦計太史公樂書全幾長賦而不特器也  
 華餘機賦亦其賦之變賦亦土香而致自于韻律賦亦  
 不致致莫古人未嘗不問幾也夫賦賦其賦而聖世之賦  
 此賦之意而賦中賦賦以新其賦也其賦人以大其賦也

言其有不齊於舟是者乎

